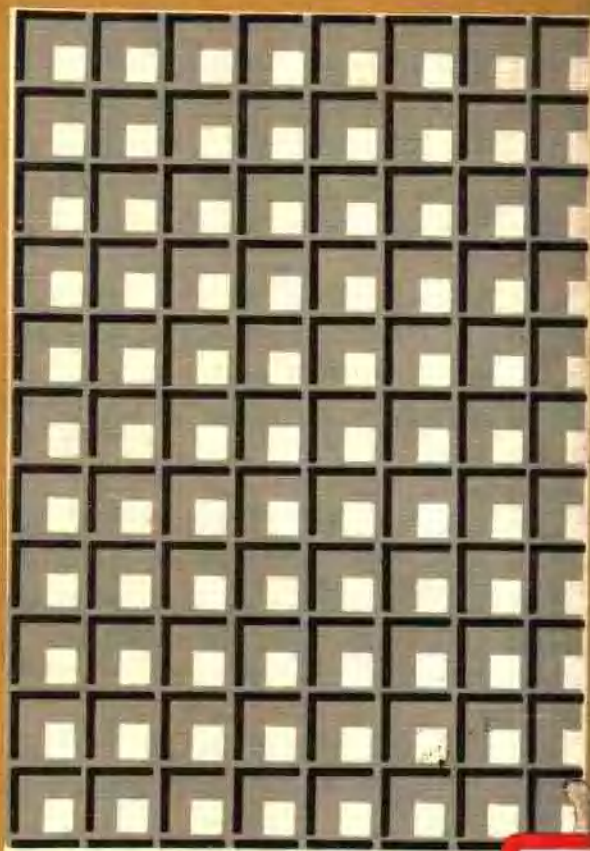


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

艾略特 著
杜國清 譯

純文學叢書 45



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

關於英國詩與批評的研究

杜 艾
國 畧
清 特
譯 著

純文學叢書45

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

定價 70 元

譯 者：杜 國 清

出版者：夏 林 含 英

發行者：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〇號

郵撥帳號：五 三 三 三

電 話：三〇一六四六四
三〇三〇一六一

封面印製：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中和市 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

排 版 者：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板橋中山路二段四六五巷八一號

印 刷 者：文 裕 印 刷 有 限 公 司

臺 北 市 寶 興 街 六 八 巷 一 〇 號

裝 訂 者：來 成 裝 訂 所

臺 北 市 武 成 街 五 六 巷 八 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四 月 初 版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 八 月 四 版

新聞局出版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

• 如發現本書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者
請寄回本社調換 •

譯 序

拙譯「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」，於民國五十八年三月，由田園出版社出版。其中選譯的論文共有十八篇，內容分爲「傳統論」，「詩和劇的原理論」，「批評的機能論」，「作家論」，「文學的宗教性」等五類，另外附有一篇「艾略特的文學論」做爲解說，以及英日書誌和年譜。

現在這本「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」，是艾略特在一九三二到三三之間的冬季，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稿（譯文是根據該書一九六四年第二版）；內容與上述選集並不重複，其重要性，艾略特本人在第二版序文中已有所強調，足以取代「傳統與個人的才能」那篇著名的論文。在該書的扉頁上，艾略特以此書獻給查爾斯·惠伯利（Charles Whibley, 1859-1930，英國的新聞記者，文藝批評家），因爲艾略特答應他要寫一本「更好的書」——事實上，這本書是值得作者如此鄭

重推薦的。對於寫詩，以及對現代詩抱有關心的人們，這是一本值得細心研讀的好書。

對於艾略特的文章，我並不感到生疏，但是要將一字一句逐譯，成中文時，我還是感到種種實際的困難。尤其是原文立論嚴謹，句句紮實，再加上論旨的深度和硬度，更不是一看就懂的東西。在翻譯上我只求平實，而且盡可能保持與原文相應的句法。我認為好的翻譯應該是可以被引用的！在原文中是一句，在翻譯上也該是一句。因此，我希望讀者在閱讀時，也一句一句地讀下去，儘管有的句子可能相當的長。

在譯註方面，曾參考岡田昌夫，上田保等的日譯；不敢掠美，特此表示謝意。在校訂方面，多謝趙天儀兄的幫忙。由於學識有限，不妥或錯誤的地方，在所難免，敬請讀者指正。

杜國清

一九七二、七月、在史丹福

謹以此書紀念

查爾斯·惠伯利

我答應他一本更好的書

一九六四年版序文

據說葉慈的「湖島茵尼斯弗里」(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) 做為他的詩選作品被選上的機會超過十二分以上。在我年輕時，「哭泣的少女」(La Figlia Che Piange) 被認為是我的作品中最無害的而受到歡迎，但是在後來幾年我受到了較為公正的評介（雖然我應該高興再聽不到一聲碎響和啜泣）。但是關於我的論文，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。正像每一個現代文學的學生，拿起筆來論到我的批評時，假如他提到「感受性的分裂」(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) 和「客觀的相關物」(objective correlative) 那麼一定可以通過考試一樣，每一位文選編者想要將我的論文的樣本包括進去時，莫不選上「傳統與個人的才能」(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)——也許是最少年期的，而的確是最初發表的一篇文章。

我重印「詩的效用與批評的效用」，抱著一個微弱的希望，但願這些演講稿中有一篇在將來能够被某個文選編者拿去，以代替「傳統與個人的才能」。我的論文中最爲大家所知道的那篇文章，發表於一九一七年，當理查·奧耳丁頓應召入伍，由我接上「利己主義者」(The Egoist)的助理編輯的職務時，而且是在我被要求向其他任何期刊投稿之前。構成目前這本書的這些演講稿是寫於一九三二與三三年的冬季之間。我受到了禮遇，擔任在哈佛的查爾斯·艾略特·諾頓講座——這是每年給與美國或歐洲的某個文學家的職位，爲期一年。在我於一九三二年秋天，到達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之前，我沒有時間準備講稿，因此這些講稿，是當我住在那兒的期間內，在相當大的壓力之下，完成的。然而，將這些演講稿重讀了兩遍之後，我驚訝地發現：我仍然準備接受這些演講稿做爲我的批評立場的一個聲明。

我早期的批評論文，起始於當我多少是在伊茲拉·龐德(Ezra Pound)熱中於雷米·德·古爾蒙(Remy de Gourmont)的影響之下的一個時期，在我看來已成爲不成熟的产品——雖然我並不遺棄「傳統與個人的才能」。在這本書中的八篇演講，儘管事實上有些是在連續發表的過程中寫成的，在我看來仍然具有價值。至少我對文體和內容毫不感到可恥。好幾年來我沒有再過目，可是我發現，在讀了兩遍之後，這些文章我可以接受，而且足以使我希望目前再版的這個形式能够證明它本身存在的理由。

至於第一講開頭的那段，我應該說明的是：當時合衆國正處於總統選舉的前夕，其結果帶給了富蘭克林·D·羅斯福第一個任期。

T·S·E·

一九六三

原 序

一九三二與三三年的冬季之間在哈佛大學所發表的這些演講，對於隨時只給優點鼓掌而寬恕缺點的聽眾不能不感謝的地方很多；但是我知道，像這些演講所獲得的成功大部分是戲劇性的，而且給與聽到這些演講的人們的失望，可能比給與沒聽到的那些人的更大。我倒寧可就讓我的聽眾留下他們當時所接受的不管是哪種印象；但是，根據和斯蒂爾曼氏之基金會的約章，這些演講稿必須提交出版，而且是在一定的期間內。這就是我又作了另一本非必要的書的緣由。

然而，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記錄下我對哈佛大學校長和評議員，對諾頓講座委員會的謝意；尤其是對約翰·利文斯通·洛茲教授；對艾略特學院的院長及馬里曼夫人，以對該校各位準校友和助教之最愉快的回憶；對西奧多·斯賓塞博士；以及對艾爾弗雷德·德懷特·謝菲爾德夫婦，

因給與無數的批評和建議，不能不特別表示感謝。

我深爲遺憾的是：當我在美國準備發表這些演講時，I·A·李查茲先生在英國；而當我準備將這些在英國出版時，他在美國。我希望這些演講能夠得到他的批評的益處。

T·S·E·

一九三三年八月，倫敦

目 錄

譯序	一
一九六四年版序文	一
原序	一
第一講 序 論	一
第二講 為彭布羅克伯爵夫人辯白	三
第三講 卓萊頓的時代	五
第四講 華茲華斯和柯律治	五
第五講 雪萊和濟慈	五
第六講 馬修·阿諾德	一九
第七講 現代精神	一四三
第八講 結 論	一六九

第一講 序論

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

「全國現在正被政治運動煽起狂熱，而且處於一種非理性的感情狀態。最佳的預料是：做爲共和黨與民主黨目前之鬭爭的間接結果，各黨派的改組似乎並非不可能……但是任何根本的改革是難以期望的。」

這些話出現在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查爾斯·艾略特·諾頓①所寫的一封信上。目前這些演講並不牽涉到政治；我以政治性的引文做爲開始，只是爲了提醒注意，這個基金會②所紀念的這位學者和人文主義者所具有的多方面的興趣。爲這種財團演講的人是幸運的，如果他能够，像我一樣，對於藉着他的演講而永遠活在人們的記憶中的人，感到共鳴和敬仰。查爾斯·艾略特·

諸頓具有禁欲主義者那種道德上和精神上的素質，那是沒有天啓宗教的恩惠也是可能的；他所具有的心智的才賦，沒有天才也是可能的。做有益的事，說有勇氣的話，思索美的事情：這對於一個人的一生是足夠的了。對於公私生活的要求如何給與適當的安排，很少人比他知道得更多；很少人像他那樣善於抓住機會，其中很少人像他那樣善於利用抓住的機會。普通的政治家，亦即從事公務的人，很少能夠到了「公衆的場所」(public place)而不裝出「面對公衆的臉」(public face)；然而諸頓經常保持着他個人的一面。而且，他本身住在一個非基督教的社會裡，住在從大西洋兩岸所看到的、已顯出衰敗徵兆的一個世界裡，他維持了他所認識的人性以及人文主義的標準。他能够，甚至在早年，眼看着變成過去的秩序而無所惋惜，而且對於迎面而來的秩序並不抱懷希望。在一八六九年十二月的一封信上，他說得比我前面所引的那段更為有力更為綜合：

「歐洲的未來非常暗淡，而且在我看來，我們好像正進入在歷史上完全是新的一個時代——各黨派意見分歧，激情與暴力一再爆發，這些問題已不再是政治問題而隨即變成社會問題的這種時代……經濟的企業，無限制的競爭，以及失去自制力的個人主義，我們這種時代是否爲人類進步的最高階段，在我看來是大爲可疑的；而且有時候，當我看到歐洲（且不談美國）社會秩序的現狀，對於上層以及下層階級的大衆都是無益的，我懷疑我們的文明是否能够使本身維持下去，且對抗湊在一起以便毀滅文明所藉以成立的許多制度那種種力量，或者，我們是否不會再有另一

個衰頹，沒落，以及荒廢和復興的時期，就像西曆最初的一千三百年間一樣。即使知道這種事情可能發生，我也不會感到太悲傷。任何一位知道目前社會之實際情形的人，莫不一致認為：在目前的基础上，它是不值得保存下去的。」（原註：從諾頓的書信上我所引用的句子，取自「查爾斯·艾略特·諾頓的一生與書信」*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Eliot Norton*, Houghton, Mifflin: 2 vols.）。

這些話，以比諾頓更忠實於基督教教義的種種假說來接近現代問題的許多人，都能够給與同意。然而對於他，文學，即使不說是基督教教義，所具有的永久的重要性，是個不變的要點。不再留意文學遺產的民族，變成野蠻的；不再產生文學的民族，在思想上和感性上不再有所活動。一個民族的詩，從民族的語言中獲取它的生命，而且相反地也賦與民族的語言以生命；而且表現出該民族之自覺的最高點，該民族之最大的能力以及最靈敏的感受性。

在這些演講裡，我必須談論詩的批評，談的程度與談論詩本身這種問題相等或者更多；而且我的主題並不止於批評對詩的關係，假如因此我們採取一種態度，認為我們已經知道詩是什麼，是做什麼的，以為是爲了什麼的。事實上，批評的大部分只不過是由對這些問題之解答的追求所構成的。讓我們從一種假定開始吧：假定我們不知道詩是什麼，或者詩是做什麼的，或者應該做什麼的，或者它有什麼用處；而且在檢討詩和批評的關係時，讓我們試圖找出這兩者的效用是什

麼。我們可能甚至發現：我們對於什麼是效用甚至都沒有很明確的概念；總而言之，我們最好不要假定我們知道。

我不打算從什麼是詩，什麼不是詩，任何這種一般的定義，或者詩是否經常得用韻文寫作，任何這種討論，或者對於詩與韻文之對立，和詩與散文之對立，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之任何考察開始。然而，批評從開始就可以根據兩種傾向加以區分，雖然不說是分成兩種。我假定批評是屬於下面這兩種方面的思索之一：一是尋求發現詩是什麼，它的效用是什麼，它滿足什麼欲望，它為什麼被寫而且為什麼被讀，或者被朗誦；一是在某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假定之下，認為我們已經知道這些問題，面從事實際詩的評價。我們可能發現，好的批評具有和這些不同的目標；但是這兩者是批評可以公開承認的目標。當然，就達到一個妥當的定義這種意義而言，批評絕不在發現什麼是詩；但是，我不知道這種定義即使被發現到了，會有什麼用處。批評也絕不可能達到詩的任何究極的評價。但是，批評具有這兩個理論上的極限：在一端，我們試圖回答「詩是什麼」這個問題，而在另一端的問題是：「這是好詩嗎？」任何理論的才能都不足以回答第二個問題，因為不是建立在對好詩之直接經驗上的理論，是沒有什麼大道理的；但是在另一方面，我們對詩的直接經驗，含有很多將理論一般化的活動。

將遠非抽象作用的東西，加以最抽象的公式化：表現出這種作用的這兩個問題，是互相包含

的。在今天，仍然具有閱讀價值的批評家，所追問的便是這兩個問題，即使他的解答只是不完全的。亞里士多德，在現存關於詩的著作中^③，我想，提高了我們對於希臘悲劇的鑑賞力；柯律治^④，在他為華茲華斯詩的辯護中，展開了關於詩的普遍性的理論，那是最引人興趣的；而華茲華斯^⑤，在他對自己的詩的說明中，關於詩的性質做了種種主張，這些主張，即使過份，具有甚至比他可能自覺到的，更為廣泛的意義。科學的批評家需要備有什麼條件，這點要是有人知道，那麼當然不會不知道的I. A. 李查茲先生^⑥，告訴我們說：「對詩的熱情的知識，以及冷靜的心理學的分析能力這兩者」^⑦都是必要的。李查茲先生正像每一位嚴肅的詩的批評家一樣，也是一位嚴肅的道德家。他的倫理觀，或者價值論，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東西；或者勿寧說，純粹建立在個人心理學之基礎上的任何這種理論，我都不能接受。但是他的詩的經驗 (poetic experience) 之心理學，是基於他自己的詩之經驗 (experience of poetry)：這點正像他的價值論來自他的心理學一樣是真實的。各位也許對他的哲學的結論感到不滿意，但是仍然（像我一樣）信賴他對於詩的鑑識力吧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假如各位對於區別好詩和壞詩的批評家的能力沒有信心的話，各位對於他的理論的正確性不會給與太大的信賴吧。爲了分析一首好詩的享受和評價，批評家必須具有享受的經驗，而且他必須使我們信服他的鑑賞力。因爲享受一首壞詩——認爲那是好詩——的經驗和享受一首好詩的經驗是大不相同的。